



三思楼

「加」系舒 / 著

她轻轻读出：「明知相思苦，也想不相思，思而而思，情思相思苦。」
可走进进一步，她张大了嘴。
三思楼，啊，三思并非劝学生三思而后行，而是再三思而思，情思相思苦。



可觀內疚，她不知他叫她來探訪病人，
她還以為他約她看戲跳舞吃茶，人人對
山聯都有誤會，不，是憧憬。

「加」

小
舒

著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 - 2011 - 617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三思楼 /（加）亦舒著．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12.4

ISBN 978 - 7 - 5127 - 0424 - 4

I. ①三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2）.第 062555 号

三思楼

策 划：和元文化·红书坊

作 者：〔加〕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：贾秀娟

文字编辑：吴婷婷

封面设计：子奇设计顾问机构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（010）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联兴华印刷厂

开 本：140 × 210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122 千字

版 次：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4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127 - 0424 - 4

定 价：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（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

这个城市这间大学对原可观来说，完全陌生。

她决定到雍城华南大学读管理科硕士是因为听说都会繁荣富达，举世无双，简直是资本主义之源，自由贸易之本，兼且法制严明，故成为全球榜样，实地学习经济，胜过纸上谈兵，可观投考获得录取，实时动身。

可观在旧金山附近城镇核桃溪长大，母亲原丽生是一名地产经纪，原本经济情况普通，可是近数年房价飞涨，她的收入以倍数增加，心情也大好。她对女儿说“回东方看看，别老憋在乡下”，慷慨解囊，资助女儿进修。

可观可是一点也不怯，她会说一些粤语，练一下便可应用，在家说普通话及沪语，又在中学学了六年法文，有什么事，大可展开口才说个明白。

下了飞机，她拎着简单行李乘车来到大学建筑群，问途人：“我找



三思楼宿舍。”

他们伸手一指：“全新，十七层，看到没有？”

可观朝那方向看去，只见一层白墙高塔，瞩目地矗立在校园尽头。

他们又问：“新生？你会喜欢华南，师资素质非常高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不过，最好置一辆脚踏车，或是伟士牌小机车，单靠双腿，累坏人。”

“校园一共多大？”

他们笑了：“二百五十亩，不然不敢叫大学。”

可观点点头，其中有一名男生搭讪说：“我替你拎行李。”

其余学生笑起来：“大陆，你真有一手。”

那男生却不介意：“我叫陆干文，你呢？”

可观介绍自己。

他们沿着公园石子路一直走到三思楼办公室。

看似近，却足足走了十分钟。

似乎真的需要自行车代步。

可观走进办公室办理手续。

幸亏有陆干文，他与职员熟稔，三言两语，解答了问题。

“人家自八千里外飞来，刚着陆”，“当然累，先让她休息一下，明朝才向经济系报到，今年仍是风流倜傥的山联君任教？”

可观自贴身口袋取出校方录取文件及宿舍登记书，当然，少不了旅行支票。

陆干文正拎着行李打算陪可观进升降机，被管理员叫住：“喂喂喂，

先生，请止步。”

大陆抗议：“尚未开学。”

管理员说：“女生宿舍，男生止步。”

大陆咕哝：“廿一世纪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，可观心想，规矩倒是严格，她向大陆笑一笑，独自进电梯。

电梯门刚要合拢，一个长发少女窜进，电梯门险些夹住她肩膀。

她按一下三字，客套地问可观：“几楼？”

“十字。”

她又按下十字，看到可观好奇注视她，她朝可观眨眨眼，穿着橘红色外套的她忽然伸手摘下假发，露出平头。

可观叫出来：“唷！”

那男扮女装的顽男青年却把食指放嘴边：“嘘”。

三楼到了，电梯门打开，他女友迎上，给他一个香吻。

可观不禁骇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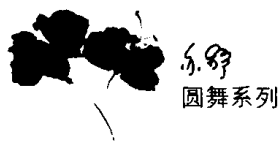
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这班学子，诡计多端，可观大开眼界。

十楼到了，可观宿舍门号一零六，是角落房，两个窗。

公寓里角落单位最可贵，一幢大厦只得四个角落嘛。可观用锁匙启门进去，看到有私人卫生间，不胜欢喜，原来母亲替她挑了最舒服的房间，当然代价不低。

她把简单衣物取出挂好。

接着，她洗一把脸，本想到大学书店去挑几本书，忽然觉得累，倒在小小床上睡着。



睡梦中听见母亲叮嘱：“一抵埗即刻打电话给我”，又有旧同学恳切语声：“毋忘我，一定要勤加联络”，“看我们送你什么”……

这时有人敲门：“一零六，你搬来了？”

可观跳起来，用水漱口，才去开门。

有人递上一篮松饼，那少女正是刚才向男扮女装送香吻的女郎。

“你好，我叫迦南，华南三思楼有廿多个族裔学生来自世界五湖四海，欢迎你加入大家庭。”

可观取出预先做好的卡片，递一张给她，上边写明她的年龄履历籍贯科目以及通讯号码。

迦南说：“你这间房，全三思楼最佳风水。”

可观问：“为什么叫三思楼？”

迦南想一想：“叫我们三思而后行？”

两人都笑了。

可观肚子饿，取起松饼便吃，她看到迦南只穿小背心短裤，好奇问：“都这样轻松？”

“全女班，无所谓。”

她的男友呢，已经离去？

可观说：“我有事要办呢，失陪。”

迦南借自行车给她，那辆女装脚踏车前有一只小小篮子，放入鲜花，推它上街，便像文艺小说中女主角。

可是车篮有实际用途。

可观先到书店买书，再到合作社置饮品及日用品，不但装满背囊，

连篮子也载满，没有自行车就辛苦得多。

回到宿舍，她把三思楼拍照片传给母亲：“这三个楷书写得十分漂亮，中文字体最端庄秀气是楷书，最靡丽是瘦金体”。

母亲的回答却最实际不过：“床褥可舒服？记住不可吸烟饮酒。”

可观心想，做了母亲什么闲情都完结，十多廿年苦难的育儿经历加在一起，叫她们忘记蓝天白云，四季花卉，唯一感觉得到的阳光便是子女的喜乐。

可爱可怜的母亲。

回到房间，可观舒服地淋浴洗头，邻房来敲门。

“我叫沙仑，你是新生？今晚双友酒吧有聚会，七时至十一时，费用全免，请穿五十年代大蓬裙出席。”

可观诧异：“谁请客？”

这可是一笔大数目。

沙仑有一双大眼睛，睫毛刷得像条毛毛虫，她眨眨眼：“这幢宿舍叫什么？”

“三思楼。”

“由谁捐款建筑？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著名地产商人林默思，今晚请客的便是他的女儿林尚美。”

可观从未听过那个名字，她微微笑：“士农工商，学子排第一位。”

沙仑可爱得不得了：“我不管排名，我最白吃白喝。”

她走了以后，可观推开窗户，楼下有几株树，结着小小蕾坠白花，



花不怎漂亮，可是那股浓香像黏住了人的五官般迷惑。

可观想了半日，突然醒觉：莫非这就是华南著名的桂花，啊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还未坐稳，又有同学进来。

她走进来，报上名字：“美术系伊甸。”

然后，拉开可观房内的小冰箱，自取饮料，打开一罐奶酪便喝，又顺手拿了两罐才往外走。

可观见她那么有趣，便随口问：“伊甸园在何处？”

她想也不想答：“在人心中。”

对答如流。

她揩了油离去。

可观开始明白三思楼宿舍作风：大致什么都可以共享，但所有物资，有去无还。

可观知道自己年纪比她们略大一点，她得迁就她们。

她坐下写日记：“第一个认识的男生，叫陆干文。他看上去殷实可靠，女生们则尚未成型，但身段成熟，十分危险，大概也知道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，如果不放肆一点，对不起自己。况且，将来老了，没有闲聊题材……”

天色暗下去。

陌生的城市陌生学府陌生宿舍陌生小床。

这时忽然有人说：“听到小鸟喳喳没有，它们下班回家了，明朝四时四十五左右，它们又会飞出觅食。”

可观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穿着晚礼服的少女，那件衣裳可观不知在哪本时装杂志上见过：深宝蓝色大纱裙，上边钉亮片，只有人在动的时候，才会闪闪生光，像撒了天使尘，而女孩的小圆脸白皙皮肤则像安琪儿。

可观笑起来：“你那么漂亮打扮了多久？”

她也笑：“来，去双友酒吧。”

可观答：“我有点疲倦。”

“去，轻松一下。”

“我今日刚抵埗，我没有衣裳。”

少女走近，看仔细可观，把她头发挽上别好，然后，解下自己裙子，原来她的纱裙有好几层，不过，脱下一层，就隐约可见她丰满的大腿了。

少女自嘲：“我的腿粗壮，自幼被同学叫雷霆腿。”

可观立刻喜欢她。

她把裙子系在可观腰上：“走吧。”

可观骇笑，她上身还穿着白棉T恤。

少女替她拣双人字拖鞋：“来，一起去庆祝。”

可观被她拉出房间：“庆祝什么？”

“庆祝还需理由？你也太拘谨了，”少女笑，“我们活着，我们年轻，还有，天气那么好，夏末初秋，夜未央，家父又刚给了零用，不知多少好理由。”

可观被她拉着走。

原来双友酒吧就在街角。



酒吧里水泄不通，起码有百多人，男女学生都有。

少女挽着可观手臂，两人一般高矮穿一式纱裙，看上去似一对姐妹。

可观看到一个女生坐在钢琴边弹琴，起码十多名男士像蜜蜂似围住她。

可观猜想这个穿金色大露胸的美女一定是主人家林尚美了。

她诚然长得很漂亮，可是脸上露出一股倨傲之气，可观便不大喜欢，老实说，阁下有钱，是阁下的事，阁下不会随便施舍给人，人家也不会胡乱开口赊借，所以，这种气焰是完全不必要的。

少女问：“她美吗？”

可观微笑：“所有女承继人都是美人。”

少女大笑：“真的吗？”

她与别人打招呼去了。

有人走近：“可观，你来了真好。”

“大陆，是你。”可观也高兴看到他。

“可不就是我。”他给她一瓶啤酒。

可观摇摇头：“我不喝酒。”

“你可以相信我。”

“我没有酒量，一口便倒地。”

“那多好，所费无几，目的达到，我们一打打喝下肚。翌日头脸肿得像浮尸，不知多痛苦，却仍然清醒。”

可观被他逗笑。

大陆问：“你认识林尚美？”

可观看向那金衫女神：“不，不认识。”

“可是，”大陆诧异，“你同她有说有笑，两人共穿一式裙子。”

可观一怔，看着大陆：“谁是林尚美，那圆脸可爱的女孩？”

“是呀，与你似孪生儿般走进来那一位。”

可观“啊”一声，指一指金衫女：“那位，她又是谁？”

大陆看过去：“那是骄傲美丽的西奈。”

原来可观弄错了人。

原来女承继人林尚美清纯可爱，丝毫不觉骄矜。

门口传来一股欢呼声，大陆一看，笑着说：“各各他来了。”

“谁？”

可观好奇到极点。

那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，三十余岁，穿套稀皱西服，平添三分憔悴感，好不动人。

“山联教授，绰号各各他，圣经中的骷髅地，指女生去到他那里，尸骨不全，他是女人杀手。”

可观一怔，忍不住大笑到弯腰：“真有那么厉害？”

大陆问：“你不信？你千万不要以身试法。”

“不不，我不会那么笨。”

只见女生统统围在山联身边，而男生，则围住西奈。

大陆告诉可观：“他俩都有日本血统，听说，暗中来往，已有半年。”

“校方允许吗？”

“学校共有一万多名学生，哪里管得了。”



“今天客人，都是林小姐朋友？”

“比较爱热闹的一群。”

可观问他：“你爱热闹？”

大陆出人意表地回答：“我希望会得在这里看见你。”

可观微笑：“方便送我回去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放下啤酒瓶子。

两人散步回家。

可观抬头：“月色多好。”

“月是故乡明。”

“家母曾说，你若读过苏轼宝光流转的水调歌头，你就知道，莎士比亚济慈等诗人有点钝胎。”
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”

可观说：“我喜欢他说：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”

“那是另外一首了。”

“但意境联在一起，不是吗。”

“你不像读工商管理的人。”

“你呢，大陆，你修什么？”

“化工，将来希望加入著名化妆品公司，协助生产神奇去皱霜及神仙营养水。”

可观又哈哈大笑。

到了三思楼门口，桂花更香得化不开腻答答，可观深呼吸一下。

他们道别。

可观解下纱裙，倒头便睡着了。

硕士课程只不过一年多，读完便回家，可观并不在乎或稀罕谁是女承继人谁纯谁傲慢，谁是杀手谁是情圣。

最重要是三餐吃好，睡眠充足，衣履干净，以及取得好分数。

周一开学，什么都得准备妥当。

第二早她睡得颇晚。

听到卫生间淙淙流水声，她去看视，发觉迦南借她的浴室淋浴，裸体像雷诺亚画中浴女般丰满。

可观“啊”地一声。

迦南却反客为主：“喂，你不敲门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可观不以为忤，不怒反笑，“我不知有人。”

“请递毛巾给我。”

可观依足吩咐。

迦南裹着毛巾自浴缸出来，坐在小凳子上，半裸，用主人家的小剪子修指甲，比在自己家还舒服。

“放心，”她告诉可观，“这宿舍每天下午有人打扫，你住在最好的房间，租金最贵，我那间房没有浴室，要去到走廊底才可以用厕所。”

可观问：“你怎么进来？”

“我用发夹一撬，房门便打开。”

可观吃惊：“这么简单？”

“你最好装一个防盗设备，像门栓之类。”

可观揶揄她：“那，你可怎么进来淋浴呢？”

迦南却若无其事：“我敲门呀。”

“室内有人呢？”

“我假装看不见呀。”

她对答如流。

可观啼笑皆非，千万别同她斗嘴，不可能赢，不过，赢了比输了更惨。

迦南取过可观的干净衣物便穿上，挑一件白衬衫：“咦，全部是白衬衫，你打算怎么洗？”

“地库不是有洗衣机？”

“可是得次次洗，那多麻烦。”

是呀，做人是麻烦，可观嘴里却说：“你穿这件比我好看。”

“可观，你是大方的好人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可观她何尝不借了林尚美的纱裙。

“见到房东了？”

啊，她指三思楼楼主的女儿林尚美。

“捐给大学，就是大学的产业了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但，唉，家里富有，多么好。”

可观微笑。

这时迦南打开可观皮夹，取出廿元钞票：“过几天还给你。”

可观问：“还需要什么吗？”

迦南居然稍微汗颜：“今日够了。”

她离去。

这时，可观听到楼下有嘈吵声。

有人叫：“雪，下雪！”

可观不禁好笑，华南，今日气温起码二十八摄氏度，何来霜雪。

可是好奇心驱使她到楼下看气象。

只见不少好奇同学像她那样抬头看向天空。

有人喃喃说：“站井观天。”

只见天空缓缓飘下雪花，轻、软、柔，与她在度假胜地见过一模一样的初雪，隔相当远才有一颗，落到一半，又因暖气流而上扬一下，想用手接住，却已融化。

可观抬着头看得呆了。

大热天什么地方来的雪？

忽然有人大叫：“Bloody alchemists！别上当，是化工系学生制造的假雪，用来迷惑我们。”

“又来了，年年这么无聊。”

“所以古人叫他们术士，光会变戏法。”

“这还无伤大雅，机械工程系更胡闹，去年把校长的车趁月黑风高吊到钟楼上。”

“劳驾警方出来讲话：危险！”

可观笑了。

年轻真好。

果然，雪渐渐停了，诸同学一哄而散。

九月飞霜，将来说起不知多浪漫有趣。



可观缓步走到工商管理系报到。

办妥手续，取过学生证，有人在她身后说：“证上照片拍得很漂亮。”

可观转头，一声“各各他”就要出口，硬生生忍住，好不尴尬，她朝他点头：“山联先生。”

“你是我的新硕士生？”

可观又点点头。

可观还未见过他那样漂亮的男人，心中喝声彩。

自幼在西方长大的她接触过不少高加索种裔，他们都拥有碧蓝大眼长睫高鼻鬚发，幼儿更同小时玩的洋娃娃一模一样，可观不是没见过美男美女。

可是山联却有一股难以形容的书卷气，与众不同，他换了一套皱得不能再皱磨烂边的西服，外套里只穿一件白棉衫，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可观说：“原小姐，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课程。”

可观点点头。

山联忽然又问：“原小姐，本国最贵重的资产是什么？”

可观看着他：“任何国家的国宝，都是她的国民。”

山联点头：“你已经及格了。”

他笑着走开。

登记处职员看着他背影：“本校最有魅力的教授。”

可观微笑答：“我听说物理系那撒勒教授也不错。”

“不能比。”

正在说着，有人啪一声把只金色名牌手袋摔到柜台上。